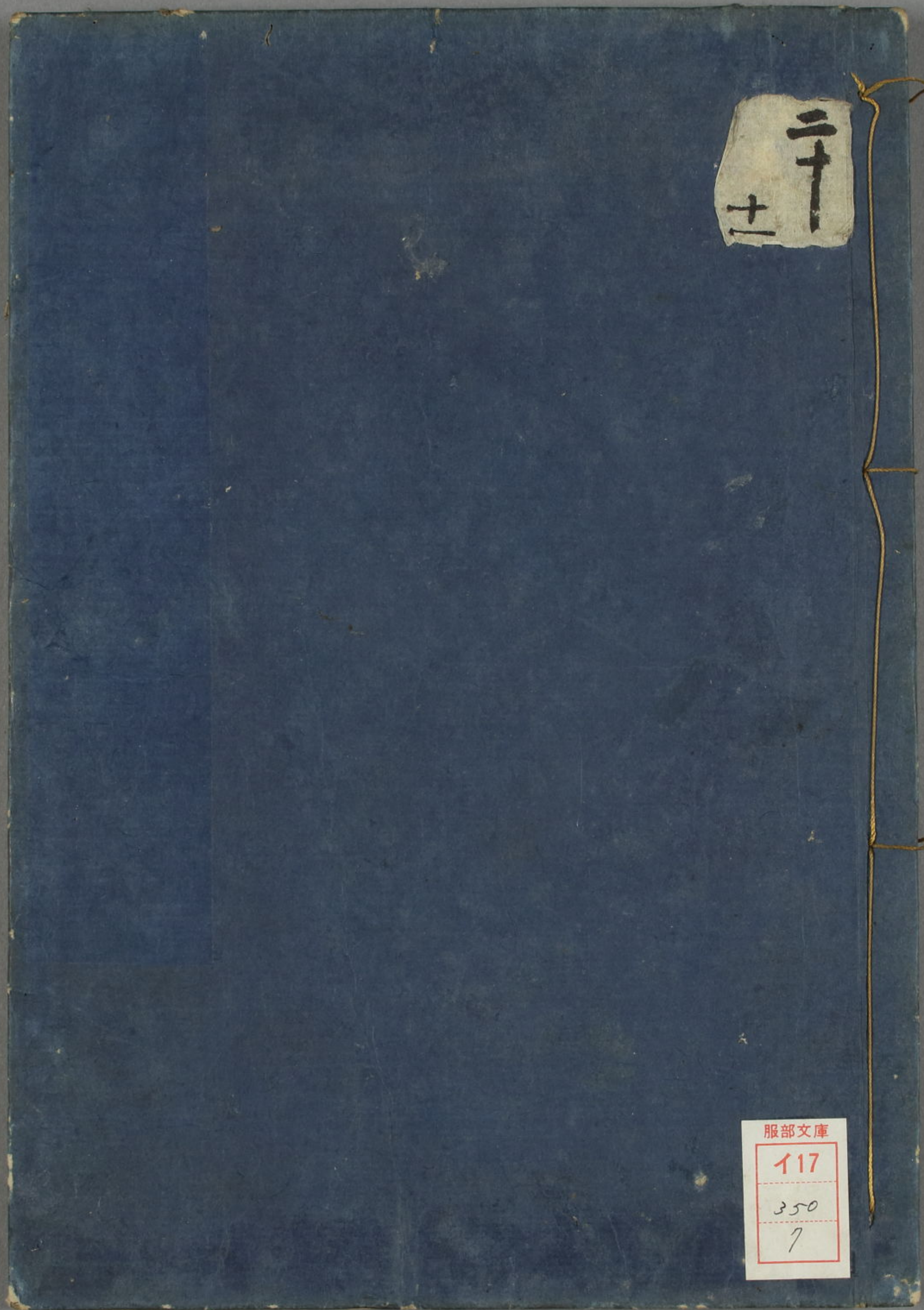




管子全書  
重訂 十一之十二



十一  
十一

服部文庫  
117  
350  
7



117  
350  
7

管子卷第十一



唐

臨苗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盧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彊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者。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彊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人

朱長春評此口便術本

管子

卷十一

色亦是援聖  
入法將無為  
皇王解嘲乎

沈鼎新評楊  
出賞罰正為  
反道者定趨  
趨

之邪師智而民師之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

德術德行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

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績按反覆還也言民有所趨向則反

道。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

處其背理之違則為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績按處名物為是違名物為非

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

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禮方乃為國君之

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致罰

則虐。罰而無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

會彥評給上  
信下要衡賞  
罰

朱長春評水  
波而上二語

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績按言明不致賞罰但夫

審教可使民居國則治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也。

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

則人無所措手是故明君節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

足故不信也。謂喪而物屬之者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

謂喪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物親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

範之。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衰。衰謂財貨

八政。藏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則民親君可用也。民

也。貴之以王禁。常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

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不道

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掙而復下其勢固

下必仰注法也

可以印道  
揚慎評威德  
合而民心之  
推盡

富善本作賦

失養細評與  
功罪相當故  
不讓而相從

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擺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烈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由錢帛也。績。按此卽宅不種桑麻者。有里布之類。一畝之富。盡可知也。賢人爲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敢讓。治軒冕者。不敢讓賞。當其功。墳然若一父之刑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

葉水心評侵  
則禮義不明  
故危

莫一本作異

蘇軾評君亂  
臣騰適以予  
救敵

上下不交。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用。賢人隱。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知所歸。故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無刑。將何至哉。故曰德也。四語。外。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有功者危。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百姓危。則無幸受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爲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凌駕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摧。降。故敗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之四危也。則故。春通。則故。猶是故。施舍優。猶以

濟亂則百姓悅

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選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

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

遂遠要淫佚別男女則通

亂隔

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隔阂也

貴賤有義倫等

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

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

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

國之所民所君

也

民者已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

惡君之制已

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

此亦君之過

三務謂務農人不務三則餒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

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

朱養和評五者正以防微去羗

斬善本作漸

孔祖達評沐日浴月百寶生

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

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

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

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斬以勝之其終或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

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

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

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

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

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

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

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

沈氏新評上下相為用方無倒亂之病

楊慎評沈疑  
上下而收民  
事

程敏政評狡  
婦前貴二種  
八家易惑溺

福善本此禍

趙用賢評言  
刑罰數加於

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  
 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  
 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  
 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  
 也。狡婦叢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豔  
 既從外資游說。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  
 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明  
 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刑  
 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  
君之勢

本曰明字疑衍

迫待故使辟  
不能食其意  
比黨者必誅  
之故大臣不  
能侵其勢

沈博新評緩  
急出其手則  
太阿倒持視  
執本執要法  
之朝何如

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  
 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  
 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  
 人。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  
 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  
 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日緩左  
 急故能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日急左右行威  
 取威也。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日急左右行威  
 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  
 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

管子卷十一  
管子卷十一  
管子卷十一

績按威作謂  
後御按謂亦  
當心為

管子

卷十一

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黨於下春通能

矣易之是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

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即於下以為兼上下以環

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爵制而不可

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勢既凌君故爵制不能加也績

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皆用上誣

下以全其私是人主之爵制不加於人君失柄而危

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

之賞奪君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詐

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要之言以惑鬱令而

朱長春評先  
其君四者總  
屬中央之人

岳正評曰君  
曰幽君之弱  
味極矣

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四者一作

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

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

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

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

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

謂君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

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

百姓勞其身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以刑役心刑

供上之役也其明而理職位法

趙定字評始

於患不與其  
事即下患而  
不勞也親其  
事不規其道  
即下勞而不  
患也  
揚慎評下隨

上心以為刑  
是謂以刑役  
心

一本好區以  
下載上層  
而區心巨

柯潛評運圓  
執方始能和  
信以成禮

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績按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作形下

同。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滔起

滔謂充也。起謂逸巡曲也。設法有進退者主制。君心當不故有合成也。起區言切走也。

所以主。滔起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為制令。主得制者。其事必有。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不滯必運而無礙。方有圓也。通者必暢。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有常故執而不舍。故和之也。則固固而不。君以利和。則利也。臣以節信。守節則上。妄則信也。則信也。臣以節信。守節則上。

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

劉勰評戒心  
動外語名藻

沈開新評上  
注天下注地  
故能兼法而  
國振

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成形於內。則容貌

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然。後德明。知得諸已。知

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已既不失。於人必不。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已。反其本也。

有失於人。必修已自。所求於已者多。故德行立。求已多者必進德。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

求人者少。必薄賦。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紀要天時。務全人

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興地利。足於財用也。

故能節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用



輔佐皆得其宜

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

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

則齊民以政刑率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

以養其形而牽繫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

朱養紀評易使易塞正見法利處

春通上束於國之政刑下牽於已衣食君子食於道

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日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

勢然後事無為也無所生必有所為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

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君子食於道

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

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春通大國三軍次二

軍者挾兵易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

亂常多幸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

姚樞評食道食力各有所歸

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

時然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民流通則迂之人

後生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

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

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

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成體項時而

黃震評正  
正官五官屬  
以成體

趙用賢評言  
燕子為兄弟  
者雖有才有  
寵亦不足以

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

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

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

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

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

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事，而諸

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

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廢之，故

不傷。禮私愛，驩勢不竝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超異可也。

官善本心

旌儀化旌

孝周善本  
化奉用

逐嫡子而錫  
義故禮極隆  
而不取竝適  
子爵位尊而  
亦事適子也

餘子之勢終不。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得與之竝倫也。復尊異，必須行

之以。選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

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麗服覆冒之，章表旌幟，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

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郊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讒人無所作

其讒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以德，論勞而昭之

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

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

事既周，然後舉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

下之人無諫死之詔。君明相賢，必從說如而聚立者

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

選任之不當而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慝姦惡者也其

所貴非其賢也。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

之人，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奔勞，不以傷年有德而又不類為諸君

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春

通傷年如聖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書之循資

之，故人下以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亾者二，內有

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

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

別也。四者即上四亂也。

沈繼堙評舉  
德能而又不  
類為諸君

朱養和評無  
別故四亂生

四者以下房  
本無

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國之幾臣春通幾臣

操機術陰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

與敵約謀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失族於內失援

於外此二亾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春

相以直道聽國事也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

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

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

然所以亂春通並后多寵而羣妬拒之兄弟亂曰黨

偏黨偏則疆弱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

相凌故亂也春

張栢評此數  
亂切中膏肓

楊悅評失族  
失援不亡何  
俟

通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莽操之於中民亂曰讐  
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  
 詩謂以智詐讐恐詩質則亂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故亂財匱生薄  
財不供則禮讐不重淳質而智詐稱述黨偏  
義息故薄也如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  
祛主能為大變也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  
取其偏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如紛  
 之變息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  
故內定農則國豐矣二者各稱其所審天時天時各物地生  
也則國豐矣以輯民力綴淫務禁淫務綴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  
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  
考其定數以命之也

李泌評象風語殊鮮異

初善本心材

按初當作功

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近其罪伏春通罪伏  
十伍名以徵之也文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鄉樹之  
罪以權伏之所以固供者之意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  
師以遂之也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  
舉其功過而考察之如此則皆反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春通風行草偃  
陳詩觀風衆風所以稽風衆也吏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  
政易飾民風難變立風化其初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若  
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益衆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  
故士反於情也

朱長春評是先秦荀韓間一篇長議論  
 文字管子大都宜精言以刻新為奇

小稱第三十二

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知也。

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

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是以我人猶知而取之。况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

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之。毋有過而妄命者也。

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以為不善，故我有

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

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

張榜評始始乎其觀也。奕奕乎其舉也。津津乎其液也。瞳瞳乎其鮮且耀也。瑰辭也哉。小稱乎。

趙用賢評以爲不善，言人之觀我甚明，豈可逃遁以為不善。楊慎評以俊

口出警語

張榜評上住嶄然下起突然却如正接

楊慎評與陰符機在目同秀發帶氣充舉筋動若春流又曰清濁同化似回聖之伎順

沈鼎評同託而美惡異

其非也。春通鼓鐘聲聞。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

操名從人，無不彊也。謂君自行善持名。操名去人，無

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

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

棄其地，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弃之。在於身者孰為利

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

通氣者，神之運目者，神之合氣與氣交通。目與目交

視，同邪曲直善惡之分，各以類相見也。故曰氣一動

志，眸子不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

託而行善，則譽滿天。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

安能名遂

楊慎評若認  
定此語喻聖  
之外被則理  
解耳所謂雖  
愛而猶難西  
施尚不可暴  
况惡面乎文  
意甚妙解外  
則得

續按別本注  
百姓見惡令  
新忌

管子

卷十一

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

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續按別本註聖人託之而行善故可好我託之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來乎

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西

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雖美西

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喻我且惡面而盛怨氣

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皆以惡事充

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皆以惡事充

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甚矣百

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是以長者斷之短

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洫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

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所謂無過不及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

罪也。成湯罪已故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

稱身之過者彊也。稱身之過即治身之節者惠也

之人然後理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

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有善而歸之民則

民喜。民得善往喜民。善往則來懼身此明王

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

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梅士享評不  
善不歸人更  
難然惟仁故  
能彊惠

張嶠評有來  
懼方有往喜

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

耳人以惡聲懼已耳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已目見而感則身

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

擣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

父有以感轡筴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彀謂射質接皮者也感謂

深得其妙有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

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感字妙絕以理在於君人

之內外盡善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

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

沈鼎新評哇然入喻卿雲爛兮紉纒纒兮

孔穎達評語自珍貴

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得况於

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小以

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嘗試往

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

治亂有恭遜敬愛則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

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

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審去之身雖

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

管子 卷十一 十四

朱長春評有病以下又擬拾傳益定非一篇  
張榜評此前管子之言也此後後人追叙也然前後亦有微脈可思  
梅士亭評管子嘗遊開方於衛至死乃勸桓公遠之

管子 卷十一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名者使  
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  
如地言恭敬遜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故先王曰道  
道者貴作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  
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  
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  
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  
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

盡御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世不患有開方患無管子耳至於易牙豎刁堂巫刑身殺子愈益惡而無所用之棄士也

柯潛評唯詐不能久故貴拙誠

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丞嬰兒之未嘗於是丞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官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春通務為矯意勉務其所為非其質矣外以務為內以蓋虛自古大奸小人其尤未有不由此塗亦未有不死見本性者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

管子

卷十一

十五



劉勰評畢竟  
悅瞻四臣

終為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春  
 演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失而反其真也。其生不長，其  
 死必不終。偽而露其真也。反者情久，極而歸。性露者  
 性久，蓋而歸情。性與情同出而異實。天人交操，其半  
 我生之天為先，我行之天為後。先常不離人，後常欲  
 去人。一失一偽，一反一露。天之乘人而出入機也。唯  
 至聖極惡，無出入其中。則曹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  
 操之香履，漢武之輪臺，不如。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既  
 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  
 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  
 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乃復四子者，處暮年。四子  
 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有一婦人

郭正域評桓  
公自貽伊戚

黃震評不謹  
微杜漸以至  
此

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  
 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  
 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  
 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  
書於策，謂用此七百食將不得矣。則其置社，謂以社數  
之書社，降下於衛矣。日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死者無知則已。  
 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  
 首而絕。幘，所以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  
 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

武善本  
心威

沈鼎新評又  
引鮑叔語見  
公不能用

張榜評餘情  
嫻嫻

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  
牙甯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  
人壽乎奉尊者酒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  
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  
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  
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朱長春評奇造精刻管子書本行也如是佳不則  
累想亦如是真不則贗此小稱三舉管子曰其有  
意乎為言也指遠文深人儒錯道都非法家之論  
修治兩可服之第曰短語其體可短不可修可小  
稱不可  
大議

梅士享評此篇言君有過貴自稱而自治之自稱  
則無覆惡自治則無宿愆然其作始也必簡其將  
畢也必巨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謹其  
微也桓公悅四諛臣而不能終遠可謂不能謹微  
者矣故露尸出蟲為天下笑有如鮑叔牙之以能  
其直事爭於君前也何念之不謹也此叙書者之  
意也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君有  
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  
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  
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

朱長春評元  
樵此伊書也  
劣品

後一本心使

梅士享評論  
有道無道君  
臣意旨周匝  
而語詞莊聯  
文章文是一  
變

管子 卷十一  
辱令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桓公又問曰  
仲父寡人幼弱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  
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  
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  
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  
祖考時舊臣  
也今以忠誠收聚而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  
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  
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  
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

孔穎達評思  
到無道及親  
憂危

一本繕所方切

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此亦可謂  
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乎昔者有道之君也  
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  
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  
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  
言君既美好宜通官又合於  
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理何  
須聞於惡事乎以此  
抑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繒緣繒吾  
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  
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  
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

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與之近也有

家不治借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

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相統屬故無朝

也處不修天道不鑿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

不分善惡也眾所怨詛詛祝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

鼓流於博塞戲其工馨誅其良臣教其婦女唯與婦

從也獠獠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

笑語式政既縣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縣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

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削生為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

朱養純評鋪列淫暴昏侈之習乳責既滴灌丹井復復決語語轉前

張嶠評又開臣極周暢

會則評言賢去讒是大旨

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

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

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

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

委質為臣不實事左右實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

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普徧之也

績按別本註盡已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

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

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

葉水心評有憂臣服之千古一德之誼

張榜評假寵語已盡其情

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  
 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  
 慈一作辭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  
 若有憂則臣服之也服行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  
 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  
 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  
 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  
 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斲亡已執仗說以進於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  
 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假因也寵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

朱養和評說善媚之巨難施顏面

賊一本心賤關一本心通面一本心通

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  
 進於君則言已能為輔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  
 不肖故君有敗乃更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  
 其羣處常有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見賤  
 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  
 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已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  
 讒賊與鬪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恣令唯趣人詔有  
 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關無彌縫之心湛面於酒行義不從從順  
 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

為善本  
心具

沈鼎新評各  
奉其身一語  
刺心酸鼻

管子 卷十一

生猶奪政。况保貴寵矜。懼寵而矜誇者。則保依而貴。於死後乎。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擢國蠱君。上以生奪。政柄下以遷損善士。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引者。唯財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貨之人。唯財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用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為君。君若有過。黨而駢益。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為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過於君也。日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十一終

管子卷第十二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侈靡第三十五 續按此篇多錯 簡不可讀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其

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浮。故不同也。可與政其

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

道非獨出人也。倍。帝倍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

朱長春評逐  
節生枝剪段  
雖珍瑣碧玉  
葉金豆耳文  
不論奇正大  
雅則大小巧  
則小  
張樹評前語

績按山不童而材木不可勝用也

迭出

張暉評枝鹿之遺

御善本心

一本足上有言古者刑不犯大夫若諸侯

趙用賢評一足有履一足無履以耻辱可以當放也今周公之刑法雖詳有斷

管子 卷十一

道修古而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已混同也

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

天下平有時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

不相知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

者所求故鄉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蹄

非一蹄履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雙履以耻之可以當死刑續按蹄音奇物體不

具也春通一蹄非一蹄履承象形之化也曷加于諸侯大夫不上諸侯安可施刑刑則貶削六師耳已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

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

指之罪斷首之罪斷足之罪

罪克滿于獄使不致狂法

雖善而民猶不服蓋謂古

人法簡而治今人法詳不

治也

趙用賢評大

昏謂其昏昧

也博夜後夜

也謂長不朝

也所以甚言

今人之昏昧

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

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

乎時爽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未作而民興之

故也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殖穀物君則從而毀奪弊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

未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聖

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倍堯以前為然也

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今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春演昏昧也

夜息也上皇之世大含明以上晦廣靜晏以下息晦

上何滿稽之庸息下何毀敝之不足經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

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此大昏博夜出於道家之

說也其倍堯之世混吾之美之象乎是以易用晦而

明君其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日

管子

卷十一

三

化也  
善事心

沈則新評重  
後廢亦推重  
之術

朱長春評禮  
樂好故上用  
幣而珠玉敬  
事業賤故衆  
力農而粟米  
賤則事業乃

章所以至道之極昏默而平且之存夜氣也故曰省  
本而游樂昏夜本也亥子之交天地一元之復爰歷  
萬古之祖乎是除昏無且問曰與時化若何與也其  
除夜無日猶除日無歲  
理若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為珠  
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其  
何也君若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  
貴之若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  
故度時與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賤有實敬無用  
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  
可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  
也春通刑法也侈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秉尊者得  
博奉以侈無用處卑者取勤本以豐有實上隆下嗇  
上隆以化下嗇以儲此所為人法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  
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  
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  
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  
可謂務本之始春演貴五穀而賤珠玉明君之德所

事未作之反

禮敬政評四  
用一  
禮皆以為穀

自秉以風儉乎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  
重國軌諸篇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  
貴則萬物賤穀賤則萬物貴人君御穀物之相勝而  
操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  
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後靡所  
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軌可  
得而設也故天子至百姓所藏物不同所貴賤相乘  
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為儉之也珠者陰之  
此化術也君失術而強豪術盜之則國困珠者陰之  
陽也故勝火珠生于水而有光鑿故為陰  
之陽以向日則火降故勝火玉者陰之  
陰也故勝水玉生于山而藏於山故為陰  
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  
言珠玉能致水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  
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強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春通四藏皆國蓄，以待穀之貴賤，而權之者，無臧，則入強智道籠矣。則粟米反貴，珠玉反賤，賤貴相反，百姓故生不給，又安四窮得與五穀之分乎？故敬無用而賤有實，上侈而下殷，則百姓勤於本而贍於養，義於分無告有給，天下蕩平。此大同之化，均之始也。謂始於與時易化，上下以不同為同，操不均成均也。此結語總結一段，不政是承結上句，古文有此奇格，後世不能亦不知。

與教孰急？誘以感心，用以齊物，教者訓。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威容，人亦為

梅士亭詩曲  
畫善教之妙

茂卿按古文尚書誰堪作鳴嗚乃鳴之誤，乃款字

潤善本

潤善本

揚慎評靜即及人之體，靜威嚴也。慈父杖過而和子之怨，艾生矣。艾，深而思。父若流水之蕩，上登有不歸者，或此人所自生者，而往也。教之入人心，若然非曰真，有諱靜又曰人所真生而往是教之始也。楊慎評備身。

之傷。悼之。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諱之靜。講，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閭，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諱躁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既動則自然而使人思之。所生往，春通四若四人分喻四教。秋雲夏雲，諱靜流而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句備此二者，然後可也。

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憐之。又若夏無不化焉。春通以言教格，以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禹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備之也。士有百行，于已難

五十二

卷十二

四

是一見使賢  
是又一日以  
身見若秋雲  
以賢見又若  
神山光武對  
子陵曰不可  
相助為理乎  
雖不受使而  
人已至今見  
桐江詞矣  
揚慎評今夫  
政一讀教之  
身備是則之  
顯而若夫成  
形之徵者也  
政則少此必  
能使人

全教人未有不備備而一闕于身此闕不行矣故貴  
備焉備身如坊表昭揭而行天下儀之若皎然秋雲  
在空人見而化矣雲至秋而吳天高氣清人所喜敬  
也人至賢而簡提身律物而肖所治也斯其比矣敬  
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入則敬  
尊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春通敬待  
愛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威民也尊賢所以勸民也  
故曰樊神山祭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  
使其賢不肖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今夫政則少則則人無所  
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今夫政則少則則人無所  
犯故於為政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少用為則也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  
太平之元兆也春演則法也教以身備所則也非為  
則者也故儀行祝化不使而衆則政陳常樹軌設一  
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為所則少矣是教曰內心之

卷之評見  
咸不可弛

徵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以象德不以象形  
上之化人以冥神不以徵貌故用回心不用革面用  
耻格不用苟免其所使備而神斯為使衆而諭耳中  
主之憲未嘗不肅不如賢主之無憲而肅為則多而  
取則少辟不辟之謂也天下人心寂神能知吾之神  
又能知吾之不神唯無不神為全神全已之神斯道  
人之神故曰若樊神山祭祭不言而則者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  
日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竊  
水平而不流無源則竭平而不流謂水也雲平而  
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遯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  
下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愛而無親則  
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威以為本也愛而無親則  
流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親左有用無用則辟句之  
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

朱養純評見  
親不可辟

管子

卷十二

一五九

三

一本作理

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視而用親之以僻左則  
中此但為怨兆而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  
已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

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  
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春通田常子罕之  
擅刑施上無度以制而下長為用終以危君篡國而  
此上短下長危本不稱也兩承無威無親二者

祀譴次祖犯詛淪盟傷言譴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  
言之敬祖禰尊始也祖禰人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

朱長春評天整齊要束之信所以論威也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  
地之理陰陽冬肅殺雷生殺而止尊震電耀為威為政者所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  
之是為德威取則故威不可弛之也薄德之君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  
惟威生殺天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  
之威罰賞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

君之威權

政行也可以王乎

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  
為政所行也遵而勿失故可以王

也春演盟必質於大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君政不  
靖國秉倒持于是危本而託齊盟然而無益也犯者  
淪者傷者接至矣不知神以國為依盟以行為信兩  
者輔政之用非極政之本君自弛威而假神威命與  
幾何其必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論威乎不瀆不苛如  
雷震尊如四時信上司無刑之政為契而下矣此  
惟威惟明盛德皇極之協也非論於薄德之因形者  
也然則教神也政亦神也在無際有際之微而非化  
用形用之判資教以入人則賢鑄天下之不肖資政  
以得人則威儼羣下之不逞德引於先刑隨於後故  
政大行而請問用之若何必辨於天地之道  
王可成也請問用政  
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辨於地  
利而民可富通於後廢而士可威威親也貴珠玉以

孔穎達評有  
序有恩威  
之門

管子

卷十二

一六〇

六

湯與子君以政為年以政

自壽自以事民

命不中道天也莊

子日可以盡年

遠熟多也里言有奢選

也春演親事則杜上短下長之危強斷仁任則遠無

威無親之故故君得久長壽考民得恬阜物得蕃穰

然後既富之穀可用民也是以政先養而後教百姓

先知恥而後可使化國之域無瘠人則盈室之戶無

行禽矣此謂自因也不

可勝以待人之可勝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

若俱賢則不可得

而制難以王矣

俱賢若何之問日忽然易卿而移

肖立

仁賢

忽然易事而化

去故而取新春演俱賢如兩鼠

關穴將勇者勝蓋既無後以待

仁賢

仁賢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仁以好任

所謂悅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

以使民人君壽以政年之四時令也春通政年如正

命不中道天也莊百姓不天厲厲疾也六畜遮育五穀

遠熟多也里言有奢選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也春演親事則杜上短下長之危強斷仁任則遠無

威無親之故故君得久長壽考民得恬阜物得蕃穰

然後既富之穀可用民也是以政先養而後教百姓

先知恥而後可使化國之域無瘠人則盈室之戶無

行禽矣此謂自因也不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

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難以王矣

俱賢若何之問日忽然易卿而移

肖立

仁賢

忽然易事而化

去故而取新春演俱賢如兩鼠

關穴將勇者勝蓋既無後以待

仁賢

仁賢

仁賢

仁賢

仁賢

當去評鼻

機要

起衰故上得幹蠱之

譽下有作新之鼓

慈種而民富

種流慈以勉

應言待

之明

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春通

應風雨而種

衰必先而奪人故用入行政忽而變以吾之變勝其所不變而後能加之如兩驅齊駕加鞭者超之矣故晉方盛而楚莊反鞅孫叔勝趙方強而秦昭潛易武安勝變而足以成名華變舊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勉起衰故上得幹蠱之譽下有作新之鼓慈種而民富種流慈以勉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春通應風雨而種風時雨君禮不失故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出庶物有生莫能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有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春通醜類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醜天

姚樞評不有語淵甚

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醜天

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醜天

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醜天

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醜天

善本傳上  
有之字

趙用賢評德  
化可以服人  
則必死于化  
矣  
朱長春評弊  
計也計國者  
以家君操因  
重而行之柄  
計家起化而  
下之通于流  
水是君有招  
來之術長來

管子

卷十二

者政。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稅。傳革。稅之傳革。則外  
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變。亦外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  
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民死信。故死在信也。諸  
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在信也。諸  
必革而變之。可服。故上與下。請問諸侯之化弊。久行  
不同道。民死於信。侯死於化。請問諸侯之化弊。久行  
而無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家也者。以因人之所  
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好  
虎豹皮。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好戰  
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幣。故用功力。好戰  
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  
以充甲兵之賦。

之也

葉水心評足  
欲贍願正行  
民所重

趙用賢評卯  
雞鳥之卵卵

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後樂者也。民  
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  
欲贍願。然後可用也。春通行民之所重。一句。應上。衣  
皮。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民生。而用  
其重于死。不得矣。故道主於後廢。以通民化。財。故必  
有富之用。有商賈之行。而後能通分之。根。管。氏。乘。馬  
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侈  
貧力本。則反于上古。不童不弊矣。今使衣皮而冠角。  
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傷心者  
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  
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  
致。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  
而罷之。績。按。罷。至。樂。謂。耳。倦  
絲竹。而雕卵。然後淪。以灼之。雕。棹。然後爨之。然後爨之。富

必雕飾文藻  
而後滄以食  
之薪必雕琢  
而后以炊也

朱長春評言  
化爲旬用字  
屬下徒以以  
下六者予奪  
使驟之變化  
也言徒以驟  
祿爲士伏父  
驟錄用罪餘  
予虛爵貴其  
休貌而無任

勸所爲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趙丹穴而求  
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百姓既爲富者所兼，  
則重并貧者而爲之也。此百姓  
富者靡之，貧者爲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此百姓  
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百姓既爲富者所兼，  
則重并貧者而爲之也。此百姓  
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  
富者能自爲乎？春通九富者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爲。  
一人而百工之爲，備方不相兼，故以彼之所怠，借此  
之所振，化居而相爲，然後得生，非以自爲也。俱自爲  
則無爲之畜化用。今欲爲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  
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使而驟之。既使之  
用，然後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父繫而伏  
成其功。徒以而富之。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繫而伏  
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  
伏而破產以贖父也。

廢善本  
心費  
統善本

枚春秋考課  
以時而黜陟  
臣有稽越裸  
也以禮齊而  
居之功能盛  
者強也時舉  
譽以名勸之

李泌評跋行  
早連

位以驕此人。令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財物  
有所貴用也。利今則官自收而消也。有裸禮我而居之。或  
而居。時舉其強者以譽之。或令其有所絃率，春通此  
強即勝。下強可使服事。服事也。強者辭以辭辭。其有  
者則令智以招請。通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謂也。春  
廉以標人。使爲人標式。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  
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不能使之  
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  
而流徙。春通乘六不可解，意君以上六柄馭下，而下  
能使皆亡之鄰也。堅強而乘，固爲亢以矯令，不受祿  
爵之糜。廣德隱脩，立名之士，流徙遁思，以逃祿之士。

劉魏評法制  
俱非強入

沈維垣評真  
性貴順習性  
真友

此謂國亡之鄰。若不能使在上之六者乃可。故法而

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尊禮而變俗。流遁之俗。上

信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駟。子朗反。緣即捐也。

惡者必亂。故棄之。喻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絕。春通好

緣。緣附上也。臣媚結以求寵。好駟。駟市僧也。大賈曰

駟。臣以功力市上祿爵者。一日緣人情而制法。修其

教。不易俗。齊其政。不易宜。懸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

受小祿。小言受大祿。駟主市。其。此謂成國之法也。為

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真也。順

反之。然後有成。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民欲生

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死教定

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故平

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

者傷其文。情盛則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變其

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春通。君司變者不

化。故神運而情不可示。文昭而質不可表。反此兩傷

故善化變之主。藏實而應名。移事而應時。名以人化

時以天變。其兆端微眇而起用。不能兆其端者。苗及

之。來事之端。不失其兆者。故緣地之利。緣順。承從天

之。指。指意也。當承。辱。舉其死。以舉事則死也。天開國

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

不失善事  
作不知

何俊良評辱  
舉開國即從  
逆惠趙之微  
意

沈澗新評神  
文不傷斯成  
變化以妙合  
陰陽

地之吉。綱也。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

明。句。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公事則

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

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春演地利有定。空。緣其左

以參吉。綱。天道昭變化。承其化以明動。指此效。天法

地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進善之權。陽明為榮。陰

汗為辱。老子曰。辱為下。賜榮為生。陰汗為死。舉一善

人。祭進而生。舉一不肖。辱進而死。凡舉人于朝。與眾

公之也。書曰。關四門。公則國門開。道進行而善言。玩

私則奈其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知神次者。

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犖。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

以禱神。而謝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

逆舉之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損因此小。損以勝大。

災。員其中。辰其外。既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

也。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已者。則當長

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

下難解。臆之。犖。薦神也。臣薦善於君。如祝薦犖於神。

犖。辱則其不善也。必使賢者陳善而薦之。如祝史明

神者。必可以定國。然而國之利害。常相衡也。安能必

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相準。取小以勝大。如擇禍

從輕是也。此妙智圓于中。而善時應于外也。又強諫

者。畏而受之。逆志求道。畏強臣儼一敵國。所以開門

而求善也。唯我內長虛其心。而外正物以視其情。則

善不榮辱。瞭然中見所。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

以閉。房而無失人也。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備而

誰敢敖者。事至于此。如何救而可。擇天下

朱長春評案  
門與國門  
辱一正一反  
此為不能開



而臣有以自  
樹者

朱長春評強  
與短是人之  
剛明與短劣  
不齊而欲立  
齊之唯舉賢  
以風故下俱  
以用賢第二  
應

之所省。謂不為天下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擇人天

之所戴。謂為人所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

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春通

君門何嘗不啓。國門何嘗不闢。忽有塞則大奸煬竈

而擅權。當戶而拒賢也。能為大奸。非大德不足以勝

能為大塞。非大通不足以招。故三擇而一。付所以安

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孽。百姓強與短而

無救。且眾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持強弓。又執短兵。列陣而

立齊國之若何。立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

辭。高子之名而舉之。則歡悅也。重子之官而危之。與

重官。則不。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倣則疎之。毋使人圖

避危也。責知其能。隨而在之。則自課厲而猶疎則數之。毋

之。無所顧望。啓籠納侮。使人圖之也。猶疎則數之。毋

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疎已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

之官。皆民譽危之。任艱圖大。疎之數。此所以為之也。

撫人若此。可以禦上。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

強與短兵之寇也。臣且甚大。甚大則。吾欲優惠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

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潭

根之母。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固

事之母。入。既才能誅。且固事之。深薰之母。涸。其深情

常令見之。毋。不儀之母。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章明之

使涸竭也。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生榮之母。失。謂生篡殺之

母滅。知之。無使昧滅也。

朱長春評固  
事母入言彼  
勢方固我無  
入挑之

柯潛評慮大  
臣亦深思

才善本心  
未



趙用賢評好名之人必盡知竭能以于虛譽故使為民之長也

朱養和評不自犯且瞻則至以善本心可以于君民兩利

人。以上言化利。二者無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未業者。使化而居。民唯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以為民首。因官擇其使。以長民譽。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使。為與利者之長。春通欲任賢去不肖。好而不已。故簡視其不可任。以為等。而擇任其好名。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則無獨與之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以獨名。眾共言此。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醉。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土行。當推以為先。今反後其民者之為自瞻。能自先之。是為自犯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為自瞻。能與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後之。是自為其瞻。不憂國也。春通士以道民。寧有自犯。民以養君。豈專自瞻。兩

周元會評用人集事之戒

岳正評三堯語隱而中

者皆法所誅。先士後民。責賢者重。輕國位者。國必敗。教化也。此節主任官義。故首士。通爵位。輕投所用。非人。國空政亂。疎貴戚者。謀將泄。疎貴戚。則有外。毋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異國之非我族類者也。今而仕之。毋數變易。是為敗成。數變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故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故臣強。則國消也。春通懸怒不斷。三堯在臧於懸。返作。曾內泄。君臣為謔。損體大消。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器。凶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終用樹福。則國從是器。敗而凶乎。器。即奩字也。春通連

殺善本  
心裁

楊忱評高尤  
致悔

比。比，伍連帥。縣都縣言雖三，堯藏，在里井之中。我不  
 得用而任之。人之云云，邦之珍萃也。故用人者本也。  
 政令者所流而治下也。記曰：上酌民言，下天。上施至  
 尊，譚議無賢。本不正而下流沮，故令不酌平。苟下不  
 治，夫高下法天地，所以定君臣而待貴賤。以杜爭殺  
 也。高下不相待，則君子小人紛處旁，雜劍逆而國且  
 有篡殺叛亂之禍。**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亾流而下。**  
 藏不施必亾，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雖堯守  
 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  
 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高下者不足以相  
 待，自處其高，欲下待。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畏何也。此謂殺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民已聚而  
 散何也。如此者何也。即以德不素積故也。神不祐故也。  
 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皆謂篡弒。功成而

條善本  
心修

趙用賢評宗  
族國之藩屏  
若毀之則國  
強兵寇遠而  
不畏也

蘇軾評力不  
可聚強不可  
兼

**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  
 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近。略近，臣合於其遠者  
 立。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若此  
 者，則可以立功。春通略，謀略也。近，臣一心謀合於  
 遠。所謂制勝于朝廷，不下堂而天下服。亾國之起毀，  
 一日如略地之略。臣近合遠，兵出功立。亾國之起毀，  
**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疎國之宗族，漸以至三  
 威息，故不畏也。春通，始祖建國，必有法度。世臣所出  
 起也。亾則不啻廢宗族，屏輔毀則不啻疏此孤國也。  
 遠兵且至。國小而條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  
**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樂聚之  
 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  
**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  
 欲兼他人之強。

用此以禦危，害如是。大王不恃眾而自恃，百姓自聚者，先雖聚，後必散。

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置父為狄所攻，乃去幽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大王雖有眾，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疎戚而好，外企以仁，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

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疎已親，好交外人也。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為眾而約，謂與眾為實取而迂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

言讓，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密利在言更成顯易。利

人之有禍，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是故之時。

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春通古時，民生養未遂而俗淳樸，乃以道陳財利之。下利而上亦利，是故名實兼收，無患世衰，利之途散而民之知察，以道陳以法。令民將不奉約，必以身而行，所謂輕重轉化之術。君所獨操而密移之也。放身作而民效之，謂何以下政言其行術政，與篇後靡相合。蓋實取行，陰利禍而乘人利，先上筦利而下贍利，是以曰放身然後行。

公曰：謂何？問所以行之。長喪以黜其時。黜，黜也。居喪者毀居喪之禮，使人皆黜，謂之敗也。重送葬，則費用廣，人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春通男女力作之財，曰身財。一日役其身用其財，合下文。

曾彥評因重喪而葬自不可輕。

沈氏新評讓與陽使非謀泄好大

劉總評此之自恃非高元也故無害

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此親無絕時故曰合親

謂眾約人皆親教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眾約之也

時此重喪禮也重喪因以重葬附身附棺廣費校心

不以天下儉則天下之物財身力皆起于用矣合親

約眾本先王緣人情制禮廣孝今乃以陽禮為借陰

財為用用非不合于禮也以是後靡費之道為殯之

術則絕聖大盜之問用之若何問用眾要巨瘞培所以使

貧民也瘞培謂壙中埋藏處深培也貧人雖無美壘

墓所以文明也壘墓高美文明而不滅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

人習為棺槨則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為衣衾則

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棺槨壘墓之外遊飾也有

程敏政評詳  
列眾要財無  
所不用

今按次浮諸  
本心次字

朱震純訂諸  
然周恤親睦  
之風

差樊樊蕃也謂壘墓之外樹以蕃其有瘞藏謂古之

藏以金玉或以器物此棺槨之次浮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

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大鄰里為食以

之時必誠力齊敵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

而不能當之矣禮殊異則人各得其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

所安故不流移也

觀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

其觀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春通

喪葬資用通工易事日相食相利利之所趨安居樂

業睦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殊俗異禮尊卑貴

賤之等也隆殺不同故民不困鄉丘老不通死徙無

出有流散則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

誅故不眺

姚樞評井田  
丘甸之法極  
括盡

以留民俗也。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誣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

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斷方井田之數。謂分入之地每斷定其方

而止之田數屋三為井。乘馬甸之衆每甸之衆數

也。春通留俗莫如井田。賦長穀一乘馬

四匹謂之乘馬。十六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大

井曰丘。四丘為甸。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

谿皆有靈焉。立鬼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

神之祠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

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

別為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春通喪葬以厚死

內之鬼神也。陵谿以謹祭外之鬼神也。唯神道之設

足以約衆唯吉凶之用最以靡財。此治幽者也。能別

為食數則治明者乃王人奠祿之制。從下士視農以

上皆因能詔食者也。食於官出於農農穀有所靡用

則本業不損而重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不言

張嶼評受地  
之制井然

修祭以餘地與餉也。春通祿祭承土謹祭食數。二老

重而尊之。其用豐則國之所入。屢供神人之用。而君

無餘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

矣。謂減削也言修祭之

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君始者。謂始為艾若

削減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為艾若

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

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從者艾

取與于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

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句王事

者上。句王事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上事

霸者生功言重本。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

也。是為十萬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也十萬

朱長春評官  
司昭穆承上  
祭神祿臣二  
項以器事尊  
鬼以戰事酬  
功然而宗廟  
之秩與朝廷  
之後官不同  
等云云故義  
之上祖之尊  
兩修無害是  
以廟中之序  
用聚以聯宗  
姓朝中之任

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畷故曰十畷若他國來分明  
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  
後春通艾治田也殺什一也寬之也從者艾是首與  
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從于殺什一所以廣勸耕  
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為句王事者上為句王  
者上事為句此制從無封而始王道以此為上事官  
禮之司言國官禮昭穆之離離謂次位先後功器事  
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  
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句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  
也食功而省利勸臣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  
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  
聞官爭理職則國治祭之時上賢者也賢者居上為

用殺以等賢  
勞國休各有  
辨君道各有  
適則為主之  
不可輕也

趙用賢詐此  
以下至雖有  
聖人惡用之  
皆錯簡也

儀而已非故君臣掌故曰君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  
賢無益也其亾茲適祭祀之時非不賢但庸臣亦  
云士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上賢者亾  
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上賢者亾  
上之而已不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上義以禁暴  
能除之也而所以除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  
空故禁暴也尊祖以敬祖以敬始封之君也聚宗  
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  
之重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高子聞之  
者也載祭明置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  
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  
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



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昀饋常禮退朝常昀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恠之中

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

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

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句諸侯

舍於朝不昀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

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

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

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自吾不為汚殺之事入

布織不可得而衣汚殺言然人必有所汚殺染戮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織

伍正評鬼斧劈空出期其角

趙周賢評按汚殺之事人猶言屈已下人也雖有聖

準一本心之

人惡用之言不下入則諸侯不至雖聖人亦無用也

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

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準堯為匹夫不

能服三家即其事也春通中寢諸子一段前後不相屬後靡不相關所以乾入為取意證耳曰不為汚殺

布織不得衣聖人無用之不為後靡變化財不得富

伯王無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

用之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新其事也故道謂先國貧

王之典刑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首美於朝市國者邊鄙之邑必苞其財貨好

遺朝以市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

權利也也其物莫如盡入於市以市人市也者勸也勸者所

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善向而末事起不

朱長春評國貧而利專富干鄙商賈樂上乏而其有其美如此則上困國富而下無苦息鄙邑蕭然則市不通而人莫盡知也如此

則下困而究  
上亦困此先  
論富國然後  
下及強兵

修本事不得立

修謂饒多也。未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春通本善為句。主欲

典本之善。借未修以起之。未貨不流。農穀無所易。滯賤本傷。

選賢舉能不可得惡

得伐不服用

欲伐不服。用必待賢能。春通財富。祿充而後可選賢能。以伐不服。上言二事。此

亦兩承上。百夫無長不可臨也

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為之。千乘有道

不可修也

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夫而伐之也。春通修如左。傳修却之修。

紂在上惡得伐不得

紂在上位。萬人讐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林。莫不剄戈自伐。故

無有伐而鈞則戰守則攻

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春通

兩戰不敵則弱守而強攻

則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

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

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

上諸本心  
上祿翁本亦  
此善本心上  
李泌評即下  
無算無社意

千

曾彥評民心  
從好若此

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為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

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春通有時與上然

後化時應國自伐而人伐之。無築無社則與紂之萬

前徒倒戈同一陋耳。故乘此時一舉而有天下。萬

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

德齊。故七雄二百餘年不能統。上不能為功。更制

一民無聽也。民去暴而歸仁也。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制之。若此者

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制之。若此者

我有勝人。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

然後能王。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

夷吾謂替。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

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有此道也。春

通數言難解。按上言更制能王。此修法政治意在緣

故而更制以修。總應上摩故道新道定國然後化時

揚慎評以同  
而久其日之  
化立而至非  
神所明

之時也。子字不解。王制雖大日子夷之也。有道王之  
無道夷之。或是與。一曰。有道治國。民所望而歸也。相  
約殺其君而子於吾。如紂倒戈。然替也。更替也。  
謂取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定國家。而成王業  
也。一曰。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主更新。公曰。何若。  
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公曰。何若。  
以獨取。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  
夷吾也。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  
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  
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報。所以示輕財  
川口沈。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  
浮也。故為禱。謂先人禱。朝。春通。祭祀。縷綿。明輕財。而重  
也。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公曰。同臨。所謂同者。

沈君新評人  
心推戴至手  
不識則更臨  
神矣

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公曰。同臨。所謂同者。  
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  
所謂予日有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  
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則。說。而。爭。依。於。已。  
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  
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而民期。然後成形。而  
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  
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  
春通。民期成形。而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  
同而十而萬。由依而服。而化不識。則吞天下之心。  
同於我。而爭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  
如風雨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  
民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出於同之本。其以先。出  
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空。化而謂之曰。識

朱長春評請  
問非問辭參  
亂與自亂相  
承言人君訪  
詢邊情而為  
之事謀

朱長春評請  
問非問辭參  
亂與自亂相  
承言人君訪  
詢邊情而為  
之事謀

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請問為邊若何。以問所  
智可更。渝者更也。更同而臨。請問為邊若何。以問所  
禦邊。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邊者，兩國交  
爭，寇敵同鄰  
曰：有變，當應機而動。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  
故不可以常智觀。者，應机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令人未當變而輒  
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  
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謂參驗知其委  
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方百里之地，樹表相  
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  
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  
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  
表，使通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  
則備食以給之也。春通樹表，如後世烽火從邊外以  
傳內，外赴警而內  
備敵，口內外相備，內外相備，以給外，故曰相備也。

孔穎達評不  
重候人不私  
行人斯可以  
內事

楊慎評天地  
之道內以運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獲，尤為農要，  
此二時而有戰，但經  
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  
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之來人。國者，候人人國，或  
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  
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春  
通周禮有候人，即候吏偵騎邊之交，與辭主之。能固  
交無攜貳，能必辭無溢言。其人貴選不貴濫，得則成  
羊陸之賤，失起吳楚之爭，故不可重也。與不可不重  
同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  
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  
者也。春通可不有私為句，即不可有私行人。兩國疆  
場往來，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  
之使。春通使能已下上察邊防外之事。萬世之國必  
下使能固內之事，安內攘外，備邊盡矣。

楊慎評天地  
之道內以運

外大以令小使內則役使大則勞勞則失寶使大而一則大臣之寶獲使其小而分之以行大小得其能則專專則不惟大臣逸而小臣亦逸此治道之椽而所由以升者也則君亦于椽升而已沈維垣評論成功于賢良

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春通必不信賢國空虛故以有賢能為實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春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情使其小毋使其大春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情棄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之友大臣國之大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實使其小可以為道大臣當

此論善本化此喻

為善本化道

揚慎評輕重若納前後可為慈乎無銖無兩何以為輕故輕者非無寔而可以

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則舉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椽能踰則椽於踰。椽猶椽也。謂凡欲踰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踰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能官則不守而不散。官謂防禦之國。遂而名立也。能官則不守而不散。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官。則不有。若無。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材能之士。眾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之。豪傑之人。將來對已。以兩雄角。兩雄之為也。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糺察人。不為人所糺。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而生矣。今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

待上之稱量  
但以輕則可  
使其重則極  
而不可起輕  
善能劑之則  
重以全衡而  
托國以得  
寔而樂廷

穠賦評客賞  
寬罰與帝王  
信必迥別

平。春通輕重。即申大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  
之。國貧用之。全賞之。善變為惡。以常。○輕重因  
其人。或前輕而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  
前後不慈。輕者在下。進希爵祿。我操實而使之。下必  
奮于功。重者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  
輕使之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論道以經  
邦。小材輕之下。秩慕實而樂死。是以凡輕者操實也。  
用人無全祿。全賞以輕重前後而已。  
臣須君食。故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  
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無  
實。則輕。輕重有齊。重以為國。重者不限。輕以為死。道  
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為國。則以為國。輕以為死。道  
使輕。可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  
逾貧而用。毋全賞好德惡。凶使常。雖曰好德。全賞  
凶。所使者乃常人。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  
若此者。敗凶之道。

葉水心評強  
弱兩可恃

楊慎評外猶  
遠兩言廣拓  
之意

張榜評與私  
則小與公則  
大

合同人皆樂推。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  
故無私怨也。比也。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雖強必德  
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  
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春通忠義敬。先人而自  
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加功於人。而勿  
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索者遠矣。索貨而置民。所爭者外矣。  
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春通先人而不以為仁。加  
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索遠。而所爭外矣。外則不  
爭。功名之內。遠。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  
則囊括四海。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  
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交者夷

楊恠評闡無私處綠葉發心滋心作軍

吾之由故恐眾怨而殺之春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象不勝怨家之多則羣殺春演殺不怨利不庸王者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也私出一人之欲無私合天下之欲為欲賊孫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故人欲聽者我無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有私有欲一日先已而後人一日施人而求報兩者所索所爭狹而無遠內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我私於內比天下亦且知吾之私而內怨矣是以與小不如與大之勝也大心者外公而無內私也故不令人喜不令人怒亦不可得親不可得疏天下忘其德安生其怨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眾其遺于交之外者更眾矣天下各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明家讐而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平造天下之福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春通予則私毋奪則公此謂無外內之患事

程敏政評小惠何如因民

沈問新評事君如親則非但際以義矣

故也財食足則外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內之患忘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曰神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春通君臣義合非可私也其際交必以禮義為人君之神而後其聯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審大同之公為求聯屬之道故也苟無禮義之紀君失其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以禮而以際際者上下相與但以位分之交而情義不孚也陵偪黨叛將起君將安賢不可威威賢則邦國殄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春

楊慎評禹水  
方汨而人聚  
之地美即巫  
之矣若江湖  
則有不令之  
來皆利前之  
也人皆在吾  
前而復有伺  
患欲防患于  
吾後則難矣  
杜事者無事  
可杜也

通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有禮接而  
無威陵宜力在那國士有效才而無留良  
前易也水出之汨也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  
則甚易猶水之在禹以烹之食  
事亦不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死之  
擾也人聚之也熟鼎相食而樂聚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死  
樂土安居而老死若江湖之大也者則君量若湖水  
之大無不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  
容納故也求珠貝之為也人必去  
而不令之春通求珠貝屬上旬江湖之大不令而求  
珠貝者至君澤之大不令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  
割烹皆熟祭畢旅酬政此時若遠熱則交解不處矣  
為不可食而利之况又遺其利乎利在來求不須教  
令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春通遺利君之於  
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不敢  
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

黃震評事左  
則拂民未有  
危過而不殆

趙用賢評天  
地變應生成  
不息不可流  
停云

地施一本  
心施化

嚴莫與大誰謂人君行事不得正夫事左通連中國之人為句中國之  
敢窺觶之哉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  
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  
不能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  
春通中國即國中必與之養而其情合失利則左矣  
凡立君以安人也與王之主無不同民危亂之主無  
不拂民舍其同而左之是觀危國過君而弋利不可  
之也弋謂取其能而法之如此必危社主利不可  
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  
謂陰陽不測之者也春通利人之所欲不可法而禁  
故民趨如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故敬事之  
如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施化日夜不息  
地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  
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是故得天





盛善本  
也或

朱養純評生  
之一字便生  
利生欲生詐  
生奸  
楊慎評三賞  
而固然若衣  
食之待矣衣  
食燕會小行  
則俗久即禮  
義賞不狗春  
秋而別有神  
用則民喜生  
而又不致蕪  
當必行則各

化不可止。以王道之原無止也。此為兼仁智而衣食  
妙道用其聖人乎。非其人化不流而神與在矣。  
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或幾乎不全也。親戚

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

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人死則易云。死

無所為。不憂其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

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

人以為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類三為之。則以為理

固當然無懷愧之心。春通此又申私交屬際歸禮義

應上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久之

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故無使下當上必

務盡能而與  
上為市矣

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

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

上賞。故曰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人自來市非我用

之。此等秦末之談。春秋所不道。○一日衣食之於人

從其衣食之忌。而時為親戚之大。以習俗之小。而扶

禮義之久。則上可以祿賞市羣臣之用。而下即可以

法也。借財以鼓人。能即借人。以通國布。故不釋鄉以

下。皆言商人貨殖處。使出入唯利無常。內發山林之

藏。而外息市廛之居。此可觀利之流矣。即可觀人之

情矣。必上侈下靡乎。貴隆其錫予賤。通其廢著。是以

上下之交。其親于父子。而君臣之財。其化如商賈。唯

後靡之神用。鼓動其貪心。使侈靡之化。相守其

尤能理評借  
財借入二語  
經國遠謀

即所謂忽然易事變而成名。此法變之小者也。一章



楊慎評凡欲售于人者必多自云士豈云哉然其飽霜雪而存清虛不強收而月津明也則觀于其道窮

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春通旬虛即朔虛天以寅申為天津首尾月死於甲生於庚政以朔虛參用而後明於如一以喻士不為用則虛名因而虛之即下阨而薄之也然後士習可一矣。○一日日為君月為臣君道亢制臣道卑服故月常以朔虛為氣盈之用盈則饒也虛則詘也詘月以應日然後明生如一比于詘臣以服君上下之交一如此故月可虛而成歲臣可服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而服之至人所與言也春通高賢道廣則爵從崇小才道阨則任從薄政論材也

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

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兩者謂不擇取與不擇而取寧不擇而與

而養薄則士云矣

起樞評總之節時于政一言者盡政之大小

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春通不方之政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審為處行賢可論矣

不可以為國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不動以為

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

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幾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再殺則齊再殺然後可齊文

王再駕伐崇武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王再伐紂也

位也陽者進謀以下公問之辭也春通方正蕩平王道也曲為偏靜為無用世安賴之政必法天隨時而

節如生殺刑賞其大者生不動為道齊不一為行去其避世之亢要于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

其避世之亢要于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

此後世之不齊。其再殺乎。即誰能去兵。齊之以刑也。如  
 此。後世可回。世運而應。天運。前段云矣。已完。不方以下。  
 皆問辭。下曰。時曰。不殺。皆與此應。○一日。聞者拘于  
 道。因時者也。以道合時。以時節政。是以靜為道。根動  
 為道。行專主不動。以齊行。則避世之為。非進取之權  
 也。偏於陰也。守陰乘陽。進謀而用幾。時生則生。時殺  
 則殺。以殺為生。而後齊。此天地之運。而節時者之所  
 請法也。殺之齊。與不動之齊。懸矣。陽進幾。應再殺。皆  
 運也。所謂節時于政。與時往也。故下對連謀一取之  
 時。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  
 謀。崇替相  
 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春秋冬夏之勝也。  
 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然有知強弱之所  
 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  
 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然有  
 智而強。殊絕於眾。然後應。諸侯

續按雜  
一化離

葉水心評智  
謀而又成以  
威是敬仲本  
色

可以取天。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  
 下之交。謂以神以神事鬼。謂依時而故曰無罪而君壽。而民  
 不殺。智運謀而雜。橐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其  
 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凶。凶則物散。滿虛之合。有  
 時而為實。實。滿時為。時而為動。虛時為。地陽時貸。地在  
 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  
 於寒熱。  
 冬有極寒。夏有極熱。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  
 至之寒。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  
 為時令。以順之。  
 已殺生。句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  
 其萌芽。內發欲生。

是善本心  
馬今按本  
多心馬

沈鼎新評罰  
震于冬而威  
行于秋精心  
于虛滿者

管子

卷十二

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看。將合。可以禹。其隨行。以為  
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  
兵。是謂事端。初見其異。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分  
其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隨其多少。委  
曲為政。春通運謀。節時於政也。運  
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於時之化。為化。  
中則守之。偏則調之。極則應而動之。精以治身。縮以  
治國。謀于此矣。虛滿也。合離也。孤虛旺相。分至之候  
也。強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  
時。君應其政。故觀于天地。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  
應。邦交而內以安。存國。天人神鬼交感之數。盡于此  
時矣。所以君民。國三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定傾  
與天與人之說也。以智運謀。合時之變。以雜彙刃。用  
時之殺。滿為感之。虛為凶之。合為實之。動之。其上則  
二。至陰陽進退之極。物盛則衰也。其下則二分合散。  
動靜之中。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  
時善貸。生殺萬物。道有極至。而運相變通。是以天道

魚善本  
心角

何復良評  
色臭味俱與  
時通

管子

卷十二

三十二

聖人常守其中。偏則冬。夏熱。陽厚。陰寒。起于二。候  
之極。不調。而二氣之錯。相過矣。是唯王者。謹于日至。  
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在。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謀。  
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事。相其偏。則將合  
以異。為春首憲。隨行為兵。為秋肅殺。皆從時運多少。  
之分。應之。委曲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虛滿合離。  
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謀幾。應感。是故  
殺不害生。而殺以為生。再殺則齊。道如是。爾云再殺  
者。運從陰。殺起陽。生。又回陽。生。歸陰。殺。則萬物齊。  
天之神。用道之秘符。亦國之時政。難言哉。難言哉。請  
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  
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  
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  
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葶。蘆。是也。從  
其宜。則酸醎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醎之味。和  
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醎。是也。而  
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醎色黑。青聲魚。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  
夫陰陽

柯潛評性聖  
人能補遺陰

葉震評數數  
災悶忍康  
當此

進退滿虛凶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  
陽滿虛散合可視識滿虛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  
知歲之豐荒也或滿與虛萬人  
之所在故奪有以通政事以贍民常均平故能通達  
餘者補於不足謂地見災變之處設  
政事贍足於地之變氣應其所出應其所出之處設  
人使修常道法以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  
法以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  
穰之誠其祥不弭當受之者則當應之以精  
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  
唯守正以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  
應之也連上不動毀之進退其時  
之氣不能必其亟而反其重陔必為句  
則為沮敗也其為沮敗也或纒有形而違反  
即此數之難得者也者或遲重滯疑久而不去者或

敗者善本心敗之今按  
多然

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此形之時變也  
凡此皆災敗者數難得而知之者謂歲年之形有變也  
謂歲年之形有變也春通王代天也天時王政之所  
節也不日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膠合天人之形  
幾不應符而坐視以行盡聖人為無權矣安云造命  
不言命也故曰唯聖人不為歲奪餘滿補不足夫二  
至變遷甘苦草生此陰陽之相乘代而氣變極於斯  
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五聲之空迭竭  
還生其滿虛散合之進退乎亡時者于觀歲變焉而  
變之亡時未嘗不時于觀歲通焉易曰窮則變變則  
通通之道不外於定而能相分以神其定則應之所  
為轉之也故曰通政事以贍民常醫用之充承以療  
民疾而相運王用之奪補以回民經而相變也變之  
氣三虛之通三地有形也救之其出天無形也彈之  
以正水無形而有形也感之雩鼓坊之庸堤五氣之  
在天地得常斯平失常斯異異邪氣也注焉忽焉勃  
焉始奮以孟盛盈以重終陵以陔其奮也少之氣不  
可遽而沮其盈浸以衰反之而以動杜其陔蓋天地

哀一本心  
容氣極微極

之運不可人爭而可以人挽此動毀之功以銷進退  
之應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水旱勝教  
在陰陽之縱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在數不  
逐形以通其變此為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調  
為變而六合特  
聖人之輔為生  
至無形聲如  
辭言之靜者  
得而治動  
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春通沮止也靜也必沮  
其亟則當沮其平陽動陰靜沮動以靜然而餘氣愛  
氣之潛而動潛而哀則皆陽候也胡治之氣母子相  
生我生日餘氣生我日愛氣孤虛旺相之相乘相竭  
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空而衰矣治動者于此迎  
其生而斲之即葆其元而舍之所以培上下相生之  
符而制先後相克之害也太史之占歲運以啟王者  
之調贊以示道者之煉修不過五德四序之還宮善

程敏政評恐  
懼修皆向患  
海雷

持其靜以治其動耳已微乎 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 得其沮氣  
立分位而 伯美然後有輝 然後情魂悅而貌輝然也  
修之心其殺以相待 既知災氣之所名則修德於心  
之 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 常察災而德讓或滿 故書  
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 春演滿虛  
即孤虛王相之位其衰也生也其生也代也交迭而  
勝迭而用也是故一歲之紀貞而元一月之周晦而  
解一日之候亥而子陰符曰天地殺機以其殺而為  
生乎上之常之為歲歷盈虛下之變之為反重補奪  
修之心其精治也修之心而應其緒治也是以恩愛  
交生聖功由焉觀于殺而得其氣得其機得其待待  
之始含章為伯美待之積發光為有輝易曰美在其  
中而暢四支發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為兩



曾參評天地  
大文不可斷

孔穎達評合  
滿則故虛隨  
之然終以人  
制天

列為四。位為八。八風從律。八卦相生。一令當位。而泰  
交為用。三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為用。兩不  
生。幾于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曰四帝。四神。夫五行之  
數十。而布于四時。則八。四時之序。母生子。而火于金。  
則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能生金。而待土以生。火無  
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土。離曰畜牝牛吉。其  
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位內。經二火與土而中。然  
則天地之不盈于火。可識矣。火之不能為有。可識矣。  
用火之不欲其有。又可識矣。微乎神乎。斯以殺為問。  
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難為俗儒解也。  
**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  
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為位。以觀災處。氣  
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  
之乎。春通無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天地之運。有  
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王者之政。有為  
運謀。有為應變。有為變之所不得向。則人代之數。不  
得不尸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所載。聖人之遠計。良

朱長春評世  
數未來之測  
非運氣虛周  
之說

沈鼎新評禮  
移律廢則農  
傷則亂漸且  
臣富而權歸  
母后退衰章  
忍言耶

法。于世何不周。而世卒無有不移。天常善而人無常  
善也。故安臧之問。所以極變也。變氣之數。三王不能  
回。是以屋社更祭。無時。誰逃于陰陽之患乎。圖二十  
樹物觀風氣。以修省而弭禳。或祈永之道耶。二十  
**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子曰。從今  
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聶其。  
**禮移矣。**禮移。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壞矣。春通  
伯之終。三。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  
家之命。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  
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荆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  
通之野。春通。攘胡滅越。移中國之植於朔漠。南交之  
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眾亂。則聲服俱變。  
服騎。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稱也。代表則臣富。故臣多  
射。則臣有依駟之祿。養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

**春通**三晉君幼婦人為政母后之權鐵之重則母反旅金則母

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苦

曲鹹苦皆水秦以水德代周歷三代則人君日退亟

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昏人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

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

秦巡遊勒石之祀郡縣天下之號視之亦變之屬

節今變矣觀之風氣之家連上為義古之祭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熿熿星之明或有時而

星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熿有祭明星者有時而

朱養和評說  
至更祀更號  
危

品字時  
暹去聲  
炮

揚慎評明視  
疏趾之類使  
其物藉美于  
空也有若花  
落又曰花落  
于鼎彝車移  
于荆棘與亡  
佳對

暹暹熱甚也謂有時而胸胸遠也或遠而為來鼠應

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

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花落也蒞物益其光輝是

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春通術故悠助其大

移移廢聲服變神祭更國號更皆主運氣安危以應虛

也滿離合時變之務下言祭變則事天事神事鬼之說

之主兵戈起而鐵重於金聲下曲食鹹苦皆陰位氣味

祭以表世運夏祭閭曰星殷祭陽曰暹周祭日以朝

之數意一至祭耶華落意春秋祭耶圖具樹物兩應

此此篇終所以歸結于祭謀在人運在天人可回天

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弭時變，其謹祭祈天，永命乎。天命衰去，則移矣。故侈靡盡人事，以轉下之俗。尤必運謀參天化，以持國之衰。陰陽之數窮於亥而始於子，子鼠也。一周天為一元。當王者革命，之正朔，樹木生為華而殺為落，落而更生，則一歲之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即所云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圖具樹物，樹是山川壇，燿封樹之變。三社松栢栗之類物，是文章服色之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也。

朱長春評：此後世識數緯符之說，推昔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乎。恐五德所不該，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九流六儒又其詘矣。意未必管氏之書，其周秦之間，游士歷世運而託為神說。夫談驗于事後，發徵於古前，術固懸矣。管氏雖智，臨訣之言不能占三變人之必亂，五公子之必爭，其又迂而及王命革典之數耶。按古大人之器，惟卜筮，年八百世三十。周公定洛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

顯自亡秦者，胡而後始紛紛新漢之交，其最著意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壹開，奇說異人，幻術鬼師蠶起，別有一家數學流傳，密授為後代緯書符命之宗，奉為靈寶。當仲之世，或已有遇之，如石室蘆灰之傳，得于秘藏，采本因自神其業。然而左氏至好奇也。侈怪迂徵，應前定之談，不過曰卜曰夢，曰史曰巫曰妖曰神見神馮，未有及運數之計。則此必春秋之後，七國游客異端方士占候之家，鑿空依神以動世主，而自見奇，內為神仙方術，外為風角望氣，又怪為九章五運，筭推緯驗至此，廣乃有不得知者耶。聖不語神，理不及數，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夢之中又占夢以求甚解，則惑矣。又評：侈靡大奇矣。時出卮言，曼衍動人。又時與言吊詭欺入，不欲人且暮，如禪偈秘密耳。其連行儻，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免亦作者故為方駕兩行之。彼談道此談法，故異彼員而神博，此方而詭而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

管子卷十二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十二終

